

(部一之話史戰大日中)

西戰大場戰史話

馬乘風編著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馬乘風編著

西戰場大戰史話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西戰場大戰史話目次：

- 一、山西的地理形勢
- 二、敵人從那裏打進了山西？
- 三、平型關雁門關之戰
- 四、忻口鎮娘子關之戰
- 五、保衛太原之戰
- 六、餘波動蕩下的晉南
- 七、晉北游擊戰的回顧
- 八、晉中南大戰的展開
- 九、晉局好轉之諸姿相
- 十、一陣迅速間被消蝕了的攻勢

十一、翼虛迷離之游擊對游擊

十二、點綴新年呂梁山展開血戰

十三、西部前綫無大戰

十四、戰雲朦朧撲西北

十五、同蒲路南段的爭奪

十六、晉西柳林軍渡之戰

十七、中條山前六度粉碎敵人的掃蕩

十八、中條山再來一次「反掃蕩」

十九、太行山陽展開大規模的血戰

二十、戰事重心轉至晉西南

廿一、晉南戰事再起

廿二、觀戰後的一點意見

西戰場大戰史話

(一) 山西的地理形勢

有一個地方，最早發揮了運動戰游擊戰的成果，消耗了敵人二十萬以上的兵力，使敵人長期苦疲於無可救藥的盲腸症中，使蔣北偽政權至今日仍顛換於立腳不定的狀態之下，這一個地方，就是山西了。

爲明瞭這一個地區三四年頭的抗戰經過，我們有首先對於地底地理形勢加以簡單觀察之必要。

山西位於黃河流域之中部，據秦晉山地之東半，城內山脈連亘，自塞北南下，逐漸傾斜，爲陰山支脈盤結而成之高地。

北部有內外兩套長城，從西北保德縣黃河岸起，迤東歷偏關而抵老營堡，長約二百五十里，稱做「極邊」，是謂外套長城；從老營堡轉南而東，歷武關雁門關北麓，而達平型關，長約八百餘里，稱做「次邊」，是謂內套長城，內外長城之間，復有白登山，洪濤山，恒山，紛峙而聳立，大同因此成爲歷代捍禦北方之重鎮。越內長城而南，爲晉崤山脈，復有勾注山，夏屋山，向東橫行發展；雁門關來峙兩川之間，成爲天險，另有雲中山向南縱行發展，屏衛太原。

東部有太行山，其支阜之大者爲太岳山脈，逶迤於汾水之東，由北向南發展爲中條山，雷首山。復有娘子關之險，所謂「騎不得並乘，車不得方軌」，自古稱爲燕晉間之要道。東南隅有天井關，高踞太行之上，羊腸鳥道，一線微通，爲晉豫之咽喉，省境南面之藩籬。

西部有呂梁山，綿亘於黃河汾水之間，而盡於龍門山，復有黃河自綏德南下，成爲秦晉分水。

南部除中條山雷首山外，復以黃河爲秦豫之分水，好像給山西南部築下了一堵防線。四面不是高山，卽是大河，裏邊又是山脈縱橫，只有中間一條細細的甬道，這就是較爲平沃之汾水流域。

這樣看來，山西地形恰像是一個爲水泥鋼骨所嚴密合封的長方形箱子，這一個長方形的箱子，不容易爲外來勢力所打入；同時，一旦打入之後，亦不容易再行打出。此誠顧祖禹所謂：「山西東有太行爲之屏障，西有大河爲之襟帶，北有大漠陰山爲之外蔽，而句注雁門爲之內險，南有首陽砥柱析城王屋諸山，潞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其門戶，故山西形勢最爲完固」者也。

所謂山西地勢不容易打人之意義，頗爲明顯，無待贅述，但何以又謂山西地勢不容易打出？因爲山西地形，綜錯複雜，外來勢力打入之後，易於感受土著勢力之包抄截擊，如陷身泥淖之中，拔腳不得，又如置身於荊棘叢中，輾轉掙紮，必至於遍體創傷，死而後已，這就是不容易打出的道理。但是，如果真能掌握住山西，則山西在外線作戰上之其地位實至爲優越，此又顧祖禹所謂：「越臨晉，沂龍門，則

涇渭之間，可柝簣而下；出天井，下靈關，邯鄲，井陘而東，惟吾所向」，這就是民爲山西地勢崇隆，四塞險固，居於高屋建瓴的形勢的緣故。所以如果不能掌握山西，則河南河北的佔領，等於白費。

有這樣優越的地理條件，如果再配合以善於運用的戰鬥條件，則山西實在是一個抗戰建國的絕好根據地，明乎此，則日寇之進取山西，即無異「自經溝瀆」，而我方之保有山西，即爲異日收復華北之最有力的契機。

所以當二十六年九月間，敵人初次進入山西的時候，我方的優秀的軍事觀察家，即有如下之預斷：「自大同被陷，敵之侵略路線有二，一爲西侵，一爲南侵，迫敵將其主力向大同以南運動，其企圖漸明，中經平型關之役，敵雖屢受重創，仍不忘續犯，其窺晉之急，更爲顯然。但晉省據有平型娘子諸要隘，敵欲突破，必遭軍大打擊，即令敵人能僥幸突破一二關隘，亦無異自投網羅。晉省全境多山，爲一高原，太行呂梁兩山之險峻，勢諸關尤甚，敵人縱能突破關隘，絕不能突破山險。太行呂梁兩山，扼汾河兩岸，以敵人向賴馬遠行軍而論之，南犯果能得手，勢必沿汾河兩岸直下，如我軍能分佈於呂梁太行兩山，隨時均可出動夾擊，收效必大，故晉省軍事前途，可以樂觀。」這是根據於各觀情勢的一種預斷，到現在，這種預斷都一一證實了。

(二) 敵人從那裏打進了山西？

(廿六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

山西的東北隅，緊鄰察哈爾，察哈爾之得失，關係於山西之安危者極大，假使我方能確保察哈爾，則不僅消極的可以捍衛晉綏兩省，且可以積極的威臨平臨，搖撼熱河，乃至於打擊爲敵寇所久已盤踞之東北全局；反之，則晉綏有不保之虞，西北有震動之憾，正所謂「唇亡齒寒」者是也。

日寇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發動事變之後，即於七月下旬由熱境調張海鵬部第四、六、八、九等旅僞軍入察北，厚集兵力，作威脅晉綏之準備。嗣於七月末佔領平津之後，即於八月中旬起，猛寇南口，我守將湯恩伯部抵抗最力，犧牲亦最壯烈，終以八月二十六日之張垣失陷，南口後路有被斷之勢，乃忍痛放棄南口。

自此而後，敵即以大同爲目標，分三路來犯，一路沿鐵路直攻天鎮，一路由宣化窺陽原，一路由懷來略蔚縣攻廣靈，於是山西東北遂成爲烽火燎原之區。

據當時戰報所示，敵人於九月六日攻天鎮，我守天鎮之某部，疏於防範，被敵急襲，全團殉難，天鎮以陷。

另據戰訊，謂：蔚縣自九月十日劉汝明部撤退後，敵跟踪追進，我派兵團馳援，與敵在城外戰鬥頗烈。十二日午，敵二千餘，附山砲十餘門，由宣化到陽原。同日，敵二千餘，砲五六門，由南徐堡進攻我火燒嶺陣地。又有敵騎兵千餘名，附砲二十餘門，於十二日晚由蔚縣向行門峪前進，十三日，已與我靈邱西刁泉之部隊激戰。廣靈東之暖泉鎮亦於十二日發現敵人。大同方面，情況不明。

由此可知敵人已於迅速間衝入山西，大同情況不明云云，顯係已經失守。

最可憐的史料，是該戰區負責人閻錫山先生於十月四日所發表之公開談話，敘述察南戰役，晉東戰役，晉北戰役，語過節甚詳，茲錄載於左：

「察哈爾之戰役，係倉卒應戰，當時湯軍五師，晉綏軍九師，騎兵三師，原備守雁北綏東綏北陣地。敵攻南口，軍委會令湯軍開拔南口防守。當時湯軍只有三師，餘二師，一在陝北，一在新綏。其初，高軍開拔察境，劉汝明主席表示：不增兵，察境可保；若增兵，察境必危。嗣經鹿鍾麟予以斡旋，湯軍始到南口。南口作戰，我軍之得力處，一爲十三軍之兩師，奮勇異常；二爲地勢險峻，山中樹木，易於隱蔽，敵之飛機大砲，不易發揮火力，而最受損失之處，爲十道梁高地之爭奪，晉綏軍陳長捷師即於此受重大損失，敵人犧牲亦甚大。正面攻擊不下，隨向我右翼迂迴，當時有一絕好機會，即令傅衛兩部以雄厚之兵力，夾擊繞攻之敵，本可殲滅敵人而有餘；乃傅部上兵一半，

張垣危急，不得已，乃分一部分援張垣，均未收效，且遭甚大之損失，而衛部又復中途被阻，此時敵猛攻居庸，致失要地，誠爲最可惜之事也。

經察哈爾戰役後，我九個師損失過半，晉北綏東綏北約二千里之防線，不易佈置，另決定採取對戰辦法，一面移軍固守天鎮，擬與敵相持一月，一面堅守大同工事，（雁北綏東工事，以陽高天鎮爲最要，原由李服膺負責構築，遂將李撤職留任，戴罪督工。）堅山本爲天鎮要地，下令死守，而因李部團長李聲澗防守疎忽，遭敵奇襲，在失守前，並未接有戰事報告，突接失守電報，是役除少數士兵突衝外，餘均作壯烈之犧牲。天鎮失利，雖使大同工事不能鞏固，但仍不礙大同對戰之計劃。當時決定以三十團以上之兵力，行劇烈之決戰，勝則無論矣，敗則請中央派兵守雁門。此電發出後，適劉主席奉命向津浦線撤退，劉主席來電明言決俟接防部隊到達後再開始撤退，當即覆電，並電接防部隊，迅速開往接防，不意在第八路軍未開到以前，劉部突然撤退，敵人遂向我廣靈，靈邱，進攻，我三十七師劉師長奉濤受傷。在此情況之下，如果戰事短期內不能解決，敵人即有截斷雁門後路之慮，不得已，乃決定放棄大同，破釜沉舟，在句注山與敵作戰。」

我們現在來分析，爲什麼這樣險要的天然形勢，反而被敵人於僅僅一月之中即由北平打到了大同呢？誠然，我們的裝備不及敵人，是我們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這樣險要的地形，滿足以抵銷了我們軍

個劣勢的缺陷，而與敵人取得一個「平手」相持的局面，至少取得一個較為長期的掙紮局面。至少達到一個較為穩重的消耗敵人的任務，爲什麼我們不能這樣？辛虧是湯恩伯的三師部隊趕到，不然的話，恐怕連一個月的時間就將就不住，敵人便可以於十日之內由北平直抵大同了。這樣說來，湯恩伯三師人的壯烈抵抗，使敵人除了遭受打擊以外，於時間上又延遲了二十天達不到目的，假使每一個部隊，都能像湯恩伯部隊的犧牲精神，每一個據點都能夠像南口一樣的打擊敵人，同時，部隊與部隊之間，據點與據點之間，都能夠密切的靈活的保持協同動作的步調，則敵人之損失，必百倍於當時，敵人進攻晉綏之困難，亦必百倍於當時，我們雖不敢斷言，如此即可以保證敵人永遠打不進大同，但是，這樣作去，必使敵人消滅十萬以上的兵力，花費半年以上的時間，而後方能換取一個大同的據點，這樣子，即使把大同失了，失的總算有代價，可惜我們當時並沒有作到這種程度啊！

從閻先生的談話中，可以知道：我們的失敗，失敗在處處居於被動地位，而敵人則處處居於主動地位，結果，敵人於吸引我軍主力結集於一點之後，則另以一部兵力迂迴於我方之側翼或背後，使我方感受威脅，自不得不轉移陣地，如南口大同之失敗，即其例證。

復次，我們的失敗，失敗在命令不能確實執行，因之，步調不一致，動作不活潑，所以儘管甲部隊正在拚命搏戰，而乙部隊則早已撤兵遠颺，其結果，牽一髮而動全身，一隅崩潰，全局糜爛。

這兩種失敗的原因，從閻先生的談話中，可以一望而知。

但是，我們再認真的考究一下，便知道我們失敗的原因，非常之複雜，非常之深刻，而且非常之普遍，非常之微妙，不是簡單的爲一時的戰術的錯誤所造成的，反之，錯誤的戰術的造成倒是受了更深刻更微妙的原因而來的。

我們的國家是正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而還不是一個澈底提煉過了現代化的國家，封建意識與部落觀念，雖然在口頭上已經爲人們所唾棄，但是，在內心的深處，有時還起着強烈的作用，所以國家的統一，雖然已經樹立起大體的輪廓，而內部尚充實，則尙有待於進一步的努力，這是抗戰以前的歷史事實。

那時節我們的軍人，除了一部分受了最高領袖直接的耳提面命，他們了解領袖的偉大，了解中國民族當前的危機，了解中央的根本政策，而奮發起統一繫侮的行動情緒以外，還有一部分在地理與情感上距離中央較遠的軍人，他們雖然也知道國家前途的危殆，知道現在的時代不允許再有把持地盤私自招兵買馬的軍閥行爲的存在，知道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居心險惡，知道背叛自己的祖國的行動不是人幹的；但是，政府若是叫他們奉還軍權以權於中央，他們便不免有所遲疑了，他懷疑着：這樣子是不是要削奪我自己的勢力呢？我底存在是靠著這一部分爲自己所一手造成的部隊的，一旦放棄了或損失了這一部分部隊，再靠什麼呢？中央是不是有意藉着對外的機會來以我自己的勢力作犧牲呢？當我與

敵人拼得血淋花喇的時候，中央是不是相信我？給我以充分的接濟呢？中央的直系部隊，打完了不要緊，反正是完一次補充一次，而我的部隊呢？打完了，我自己變成了「光桿」，再有誰替我補充呢？別的部隊多的是，讓他們先試一試看，何必忙着自己去打「頭陣」呢？這樣子滿肚皮的三心二意的下意識作用的考慮，把他們的國家意識民族觀念，差不多都消蝕以盡，以此種保存私人勢力為本位的將領，去統率大軍與敵人作戰，如何能發起旺盛的戰鬥心理呢？以缺乏旺盛的戰鬥心理的部隊去作戰，即便有再好的武器，亦無濟於事，而況我們的裝備較之我們的敵人還遠為落後呢？

加以我們的敵人，又是一個慣於運用「謠言攻勢」以進行其分化政策的狡賊，她與我們是近鄰，一切事情都瞞不住她，她最愛對於我們政府的一切設施動作，鬼頭鬼腦的來打聽，我們中央政府爲了全盤的軍事配備與政治調整，自不免對於某部隊或某主官有所更動或調遣，於是敵人的「謠言攻勢」乘隙而入，不曰中央對於某師長不相信，即曰中央對於某主席有隔閡，不曰中央對於某部隊將縮遣，即曰中央將以某部隊監視某部隊，他最怕的就是中國的統一，而最盼望的就是地方與中央對立，私人向政府反戈；天下本無事，但是一經敵人的呼風喚雲，便變成滿天霧氣，惟其如此，我們的統一繫衡的工作，便更其難於達成。

這是在抗戰以前，我們的歷史水準與社會進程的客觀評價。

站在這種歷史的社會的見地上，來分析初期作戰我軍在晉察冀綏等地的失敗的原因，纔是一種基本的理解。

(三) 平型關雁門關之戰

(九月十四至九月二十八日)

敵人自大同得手後，欲越過雁門關，循同蒲路直逼太原，惟以雁門關天險，未敢輕試，乃企圖由渾源靈邱間之平型關打人，南逼太原，北斷雁門我軍之後。

九月十三日廣靈，靈邱，即有激烈戰事，是即敵人進攻平型關之預備姿勢之開始。十四日，我廣靈陣地轉移。十五日，迫靈邱之敵，乘我變換陣地，軍隊尚未取得聯絡之際，以大部猛攻，我某師犧牲甚巨。十七日靈邱之驛馬嶺黃土嶺發現敵便衣隊，靈邱東北之口亦發現敵人七八千，砲四十餘門，二十日，敵人進略我渾源靈縣。二十二日，渾源廣靈間之平型關有激烈之山地戰，我斃敵千餘人。二十三日，靈邱方面之敵約一師團，分兩路攻平型關及團城口，戰事激烈，至下午兩路之敵被我分別擊退，我又分三路追擊，敵傷亡三千餘人。二十四日，平型關大勝，敵向東北退却，我跟蹤追擊，前進百里，直達廣靈，我軍係分兩路，一打正面，一包抄敵之後方。二十五日，敵主力向我團城口高桂滋軍陣地猛攻，經

高軍奮勇應戰，將敵擊潰；我另一部隊復向敵左側背挺進，佔領蔡家峪，將平型關通靈邱之公路截斷，敵機械化部隊及重兵器均不能退走，我斃敵並截獲軍用品極多，至此，進攻平型關之敵鈴木兵團，已大半被我解決。二十六日，敵以坂垣師團增援！與我激戰；同時，雁門關以東各口，亦發現大部敵軍進攻。二十七日，夜，敵以大軍犯我茹越口，雙方死傷甚重，我梁鑑堂旅長殉焉。二十八日，長城全線，戰事劇烈，敵軍且戰且增，向繁峙代縣進攻甚急，我乃放棄平型關關城口雁門關一線之陣地，移師守岢縣五台寧武諸地。

關於此一段戰鬥經過，閻錫山先生言之甚明，伊謂：

「我軍先頭撤退大同之後，稍加結集，決定擺脫被動，向平型關方面採取攻勢，最初將敵包圍，解決一部，而敵又增加板垣師團，我亦將預備隊盡數加上，正在我軍聚殲敵人企圖最盛之時，忽然茹越口方面被敵攻擊，此處最初我方兵力不少於敵人，當即令楊軍長愛源集合十團兵力，與敵作對戰防禦，勿作一線防禦，與敵死拚，得而復失者三四次，敵我損失，均極慘重，奈敵又以大量軍隊增加，茹越口遂致失守，即速據守鐵角嶺，敵屢攻屢增，兵力優厚，楊軍長率部與敵血戰兩晝夜，並將預備隊三團加入作戰，卒因衆寡不敵，被敵衝破，我梁鑑堂旅長以身殉職，而所部三團僅餘二三百人，犧牲之烈，可以想見。鐵角嶺既破，雁門關後路至爲危急，正擬由平型關抽兵兩旅，

並以對峙，忽而敵前面敵人尙不甚多，擬將該軍加入，夾擊敵人，命令已下，而當晚九時，敵角嶺在製高地，復被敵人奪去，平型關方面亦呈危急，高軍長桂滋亦以劉軍一撤，該軍左翼暴露，絕難維持，而繁峙代縣方面，敵人又衝入甚多，戰事至爲激烈，損失亦重，迫不得已，始決定在五台縣寧武等縣佈置弧形陣地，與敵決戰。

自大同放棄，由西北部即直接感受威脅，惟以雁門關平型關大險，屏障太原，尙可無虞，乃今日并此天險而亦放棄，處於心臟地位之太原，蓋已岌岌乎殆哉！

(四)忻口鎮娘子關之戰

(十月四日至十一月三日)

敵沿同蒲路南犯，自十月四日起與我守原平之姜旅激戰，五日向我三次猛衝，均被擊退，六日拂曉，敵又猛衝，亦被擊退。攻崞縣之敵約二千餘人，於六日上午攜砲二十餘門，向我圍攻，午後三時，敵以猛烈砲火，毀我陣地，七日，敵迫至城西北我軍陣地，八日，夜，我放棄崞縣，於是原平愈形危急，經九日至十一日之連續激戰，我乃放棄原平，是役也姜旅長殉職。

敵自突破原平後，分三路攻我忻口鎮防線，於是戰事導入於更激烈之階段。

十月十三日拂曉，敵機數十架協同戰車五六十輛，砲四五十門，掩護步兵約五千餘名，猛向我南懷化閭莊一帶陣地攻擊，我軍奮勇抵抗。十四日，我各路開始總攻，閭莊，大白水，均有激戰，我軍大勝，敵軍傷亡之慘重，創其進擾晉北以來之新紀錄，我損失亦不少，于董兩旅長受傷。

適於此時，敵人於擷取石家莊之後，沿正太路猛撲雁子關，太原遂成爲敵人沿同蒲正太雙管齊下集中壓迫之目標。惟爲敘述便利計，暫時不談東路戰役，仍談北路。

十五日拂曉，敵坂垣師團之四十二聯隊，以猛烈砲火，向我官村以南陣地及某部高地一帶陣地襲擊，并以步兵千餘分三路進犯，下午二時，敵復集中砲火，以全力向我某部左翼陣地轟擊，砲火之烈，前所未有，致將我前進陣地擊燬，旋即以步兵猛攻，如此，前後猛撲七次，均經我沉着擊退。

十六日，敵三千餘人突入我南懷化陣地，我生力軍增援，與之激戰終日，斃敵二千餘人。左翼我軍與敵在大白水發生主力戰，終日砲火未停，我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祺旅長鄭廷珍死焉。

十七日，左翼戰況仍然，十八日，敵三路向我猛攻，一路約千餘人，攻我右翼，被擊退；一路約四千人，攻我中央陣地，首以重砲轟摧，後以步兵猛衝，亦被我擊退；另一路敵，以裝甲車三十餘輛，掩護步兵約三千人之數，攻我左翼，並有敵機多架助戰，敵我傷亡均重。

十九日，敵向我右翼猛攻，無進展；中路之敵與我爭奪忻口北五里之官村以南山地，雙方損失均重。